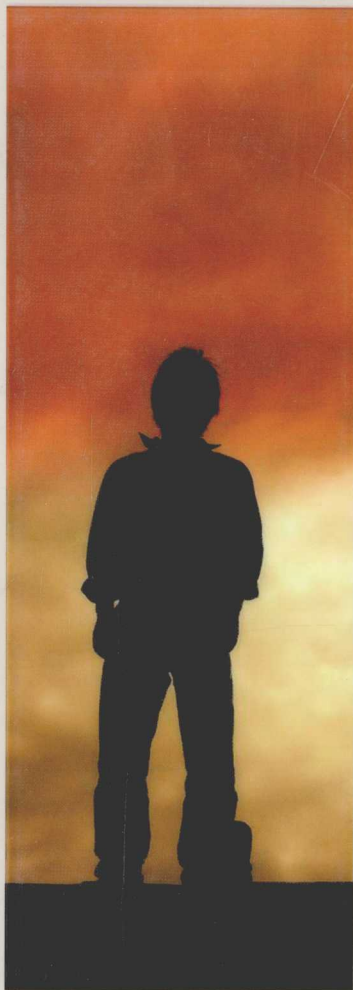




山西女作家系列丛书
三晋女书·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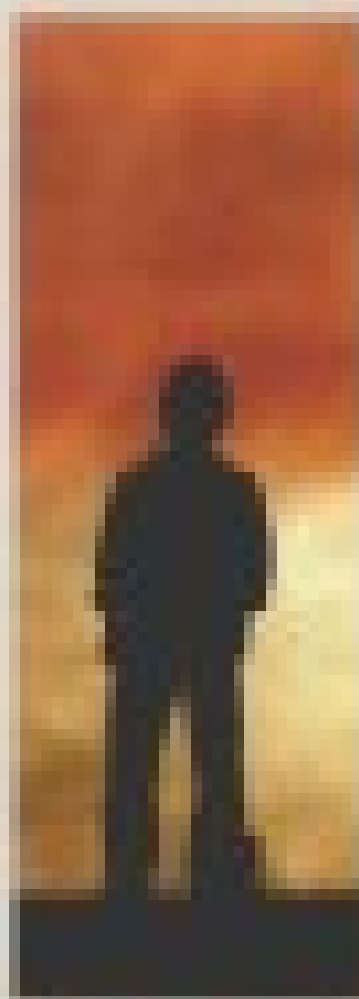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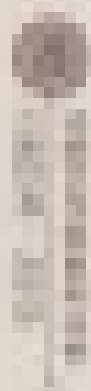


银丝花

李润湘 著

THE SILVER FLOWER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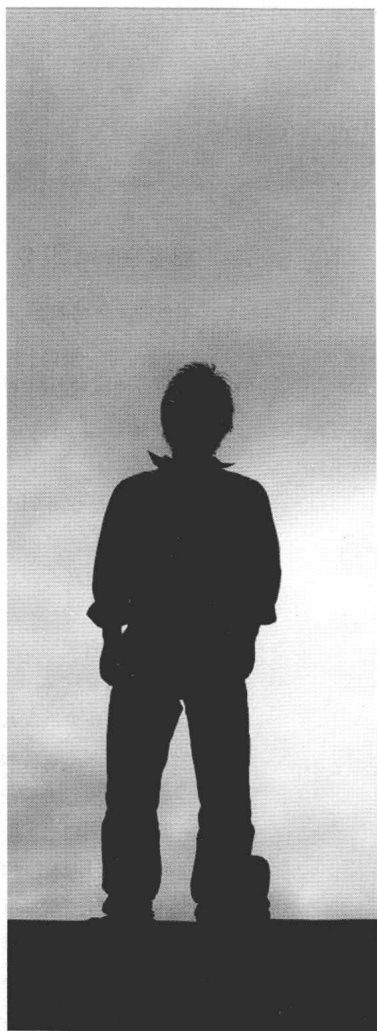
银丝花

THE SILK FLOWER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山西女作家系列丛书
三晋女书·2013



银丝花

李润湘 著

THE SILVER FLOWER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丝花 / 李润湘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1

(三晋女书: 2013 / 蒋韵主编)

ISBN 978-7-5378-4055-2

I. ①银…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4297 号

书 名	银丝花
主 编	蒋 韵
作 者	李润湘
责任编辑	刘卫红
装帧设计	山西思语天成文化传媒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3 (发行中心) 0351-5628680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1406 千字
印 张	6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55-2
定 价	260.00 元 (全八册)
本书定价	33.00 元

圣地莲花(总序)

□ 蒋 韵

仅仅十年前,中国还有一处地方,不通火车、汽车,任何一样现代化交通工具,都没有办法直接抵达那里。通往那里的方式,只有一样,就是徒步跋涉。靠两只脚,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大峡谷,穿越塌方和泥石流,穿越蚂蟥遍布神秘莫测的古老森林,穿越阴冷潮湿的泥泞沼泽,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个无限美丽神奇叫“墨脱”的小城。

传说,墨脱,是隐藏莲花的圣地。在藏传佛教经典中,称它为“博隅白玛岗”,意思就是“隐藏着的莲花”。它四面环山,地形酷似一朵白莲,相传是女神多吉帕姆用自己的身躯幻化而成——于是,它成为藏传佛教信徒们心中的圣地。

或者说,是神,为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创造的一块净土。

于是,千百年来,许多的信众,不惧艰难险阻,抛家舍业,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来这里朝圣。布达切波雪峰和清澈的仰桑河如同他们灵魂的归处。而如今,历尽千辛万苦奔向它的,已远不仅仅是信众,全世界,那些想荡涤自己灵魂、想获得某种疗救的现代人,以同样的激情和勇气,同样古老的方式,摒弃一切现代化交通工具,凭借两只脚,一步一步,敬畏地,深入它神奇美丽的内心——神用这样的方式,试图保护这最后一块净土的纯洁。

当然,随着墨脱公路的正式通车,白玛岗,隐藏着的莲花,从此不再与世隔绝。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文学,对许多人而言,早已不再是一项

001

神圣的事业。但在我翻阅手中这一本本厚厚的书稿时，却不止一次地，想到“莲花”、想到“墨脱”、想到“圣地”这样一些让我动情的词汇。这些书稿的主人，有的，是我多年的朋友，有的，并不十分熟知，她们中没有一人是职业或专业作家，多年来，在这个城市，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无论她们拥有怎样的职业，怎样的经历，怎样的年纪，怎样不同的性情，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文学的爱与痴迷。是这种一往情深的痴迷，使这一本本书稿，活色生香，充满生命魅力。

任何时代，都有信众，总有一些信众属于文学。对有些人而言，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时代和生活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小说和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永远，是他或她生命的意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打拼，无论怎样的艰辛泥泞都不曾使他们陷落的，是文学的救赎，尽管，文学不曾带给他们任何现实的功利和荣耀。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在一个不关心灵魂的时代，文学，给予他们灵魂。

所以，他们走在路上，莲花在他们的前方，它迷人的姿容和芳香永远在前方，是诱惑，也是指引。也许，他们并不奢望能够抵达目的地，也许，他们渐渐懂得“未尽”本身就是一种结果。也许，正因为知道了这个结果，他们才更加懂得珍惜这世界上一切值得珍惜的东西：生命、山川与河流、大地上生长的善良的一切、每一个琐碎而辛劳的日子，还有，美。

我愿意这样理解和想象她们——集结在这套书中的所有作者，我的同路人，我的姐妹。

我写故我在。

2013年12月于京郊

风景这边独好

伍弱文

我正在紧赶慢赶地撰写长篇小说《666年红楼梦传奇》和纠缠在元代冯子振的深奥笔触间,偏偏山西的好朋友,作家李润湘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她未曾说话就先笑声清脆,我一听就知道她有大喜事,等听她说完之后,果然得知她要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叫《银丝花》,并希望我写点看法。

李润湘在这部《银丝花》作品里,表现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又在我们和生活之外。虽然李润湘笔下的这些人物不会与生活中的某一个人完全地划上等号,但他们却确实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是普通人生活的一种加工,往往一个人物形象是生活中多个人物的叠加和融汇。这些随手可拈的普通人物,通过李润湘的妙手,却在作品里鲜活起来,鲜活出一种哲理,更是一种生活化身。如《银丝花》中的老者回忆当年与皇甫琴的情感故事和那个时代的特殊事件,留下的感悟是:“小赵,人在脑子发热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有“小赵,你知道吗,人呐,一旦陷入某个圈子里,就不由自己了!”《水波涟漪》中的上官法运与夏大雨,围绕着20万元的出国资金纠缠,其实是两个人的外表掩盖下的良心与人格在挣扎;生活中,令人窝火的事常有,但李润湘笔下的黑子是多么地“《窝火》”:“十多年了,和他同时写材料的,有的当局长,有的当副局长,最差的也挂个虚职副科级什么的,而他,像这干涸的河渠一样,还原封不动地爬格子。”骑着自行车去找孩子,“自行车偏偏此时出了毛病。无奈,黑子从自行车上下来,狠狠地用右手摇着自行车的脚蹬,才发现是车链子脱了。”

读过《银丝花》之后,感觉书的内容能开眼界,能爽身心。这
 让我不由得想起我老家的山乡的一个茶亭,叫普济亭,乍一看
 去,青墙青瓦,亭前几株古柏,并没有特别值得夸耀的风姿,只
 有被路人脚板磨得光光的青石板过道,透出一种悠悠古韵。小
 时,我常跟了父亲,去孟公桥赶场售卖稻田鱼,常在这座亭子里
 歇凉,在一块作凳子用的长木板上挤坐下去。山风轻轻吹来,爽
 极了。远处,孟公桥市场在望,一马平川,田畴如画,屋舍井然,
 一列火车冒着热气正在行驶……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火车,看
 到山外的世界。这座过山茶亭过道上,放着一口大陶缸,盛满了
 茶水,我走过去,拿竹勺子,舀起一勺,咕噜咕噜,牛饮般喝了下
 去,一勺清凉下肚,浑身舒坦。而李润湘的此书如亭,此书如茶,
 这个比喻很俗,却特别真实。如同一座亭守着一座山,守着一
 条路,李润湘很优雅地守着山西这一方水土,慢慢从山西走向全
 国。她的这部《银丝花》书里,带着明显的乡士情结和地域特色,
 如《小小港湾》里的景物描写,很自然,很个性,很随意:“道路两
 旁的常青树披着薄雾似的轻纱,婀娜地摇摆着。懒散的人们,戴
 着手套,穿着各色衣服,你追我赶地往前行。你不想与他们随
 行,猛然生出一份儿失群孤雁般地凄凉。”《小叔的五个一》中
 的:“我们家的谷子,不是吹,长得可好了!多远望去,尤其在太
 阳的照射下,金灿灿的一大片,我甚至不想下镰去割谷子。”一
 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酿出作家李润湘的朴实大气的作品
 《银丝花》,《银丝花》如酒之醇,比花更美。

李润湘的书稿看完了,久久地,我的思路还在书里绵延,书
 里的人物一个个还在走动:出走的莲子、马榴树丛中奔走的大
 土、怀孕的九九、急性子的孟志玲……

分明,书中的他们还在不停地晃动……

是为序

目录CONTENTS

银丝花 / 001

水波涟漪 / 034

看病 / 052

位置 / 060

沐浴 / 068

窝火 / 078

恶瘤 / 096

小小港湾 / 102

理解 / 108

小叔的五个一 / 116

别在意 / 140

成长 / 149

秘密 / 161

梦游 / 178

赶路 / 188

莲子 / 202

后记 / 217

银
丝
花

001

1

星期天上午，我正修剪窗台上各种花卉，忽然一阵脚步声，打乱了我的思绪。心里抵触着，还是怏怏地扭过头来。

没想，来者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是谁？是来找我吗？是不是走错门了？我极力在脑子里搜索着，竟忘记给老人让座了。

大约几秒钟，老人看出我的疑问，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凌水镇的退休教师周银坤，

来找你……没等老人往下说,我慌忙让老人坐在沙发上。

老人没坐稳,巡睃了我一眼说,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来找你的。本想带着这个遗憾进棺材算了,可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介绍知道你是X晚报的记者时,突然改变了初衷,想把所有的一切全告诉你。

我说,这……您老信得过我吗?

信不过就不来找你了!说毕,老人满溢胶液般浑浊的老眼,死盯着窗台上那盆银丝花发呆……

我忽然觉得有个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撞了一下,可凭着职业习惯,很快镇静下来。

我给老人倒了一杯热开水,取出我的录音笔,屏住呼吸,等老人的下文。老人却沉默了。

这是一种临战前的沉默。

我默默地等待着。

可我还是偷偷也斜了老人一眼。忽然发现,老人的眼睛比刚才发亮了。眼通心,老人内心里一定隐藏着一个湛蓝的秘密,不然,他的眼睛是不会发亮的……

老人“咕噜”呷了一口水,长长吁了口气,意外地摸了摸头顶上稀疏的银丝发。我的心一揪……我知道,他是有点儿不好意思,还有点儿紧张。我不觉暗笑。并对自己说,别着急,他心里的冰已经融化了。

果然,老人开口了,赵记者……老人顿了顿,不看我的脸,我觉得他一直窥视我家窗台上那盆银丝花。从见他那刻起,就这种感觉。好像那盆银丝花,与他有什么瓜葛似的……我没打



扰他……

一个按年龄可做我父亲的陌生老人，主动向一个年轻女记者，倾诉自己内心的一切，该有多大的勇气！我忽然想到“孤独”二字。对，老人内心一定很“孤独”，不然他不会来找我的。有谁会傻到将自己内心的一切向一位报社记者来透露？不对，老人不会这么傻。也许，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这是我当记者七年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对老人的每一个细节，丝毫不敢怠慢。

我慢慢抬起了头，正好与老人的目光相对。老人没有躲避，只是又呷了一口水。我生怕将这个局面破坏，趁热很自然地微笑了一下，示意老人说下去。

老人没让我失望，咳嗽了一声，说开了。

怎么说呢？

我说，随便，想起甚说甚，不要拘泥。

是啊，赵记者。不瞒你说，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工作期间也曾写过小说与散文。

是吗？那您老是我的文学前辈呐！

岂敢岂敢。我只是想说，本来我是想自己写写自己的，可我又下不了这个决心。这种矛盾的心理困扰着我，时时刻刻在想这个问题。因我这一生中，是做过坏事的人，所以我觉得……老人忽然闭住眼，陷入到苦苦的沉思中。

我没敢打扰老人。

我被老人的真诚彻底地震住了！在我采访的生涯中，没有比这更打动人的了。这回轮着我有点紧张了，就像奥运会的跳

水运动员要纵身往下跳一样，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镇静了。

老人忽然睁开了眼，并下意识地瞥了瞥那盆银丝花。这让我在心内肯定了我的想法，老人与银丝花一定有千丝万缕的情结。可这不是时候，我只是疾快地捕捉住老人的目光，鼓励老人往下说。

赵记者，我……

您老不要这样称呼我，叫我小赵好了。

行，小赵同志。就是刚才，我又重新肯定了我的想法，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的。别急，你容我理理头绪。

好的。我借故去倒水，在厨房遛了一圈。

2

怎么说呢，小赵，我们那代人活得好盲目啊！

我说，是的。

可是，每个人对自己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永远不会盲目的，即便当时盲目，过后也会反省的。

我点了点头。对于一个敢向你袒露真情的老人来说，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洗耳恭听。

小赵，不怕你笑话，我们那个时期，因我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在B城师范学校毕业后，破格分配到省城八一小学任教了。全校2000多名学生，能挑上我，除了我的家庭出身好之外，也因我毕业考了全校第二名。最让我高兴的是，从此我可远离家

乡,与我的好友朝夕相处了(好友考了全校第一名)。然而,我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永红战斗队,我是战斗队的副队长,可是……

老人像堵塞了呼吸,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惊得我慌忙给老人捶后背……我忽然后悔不该接待这位老人,万一老人有个心脏病什么的,我能担当起吗?我惶恐地望了望老人,想以一种理解的姿态,唤醒老人不解的谜。

那一刹那,我觉得老人的心像是接受了我的信息流,嘴慢慢合拢了。

这使我的视线不由落到那盆银丝花上,我看见老人的视线也定格在那里……

大约沉默了几分钟,老人颤抖着手端起一次性水杯,像品酒似的,抿了一小口。我有一种难于形容的窘迫——因我们邻居一位老大爷,就是生气得了半身不遂偏瘫症……

然而,我相信人与人之间是有心灵感应的。在我分心的时候,我瞧见老人在他的一个纸袋里,想掏什么东西,可只在纸袋里停了片刻,又把手伸出来。就这个动作,打消了我刚才的顾虑。我有种预感,老人一定会送给我有价值的史料的。

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又恢复了记者的身份。

老人见我精神了,他也精神起来。

小赵,吓着你了吧?

哪里哪里。我只是……

刚才是我太激动了。其实人的思想很脆弱,你瞧,我这一把年纪了,说起自己切身的事儿,都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别担

忧,过了这个坎儿,我就可以平静静地与你谈我的过去了。

3

小赵,跟你说你可能不相信。1966年后半年停课闹革命后,我们永红战斗队组织了十五人要到清华、北大搞串联。你知道我们住什么地方吗?

凑合着住一个小旅店吧?

不,我们住在钓鱼台附近最好的大宾馆!

啊?

这不是危言耸听!那时候到哪儿吃住都有人管,坐火车、汽车不花钱。可我却高兴不起来,就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的那天凌晨——瓦蓝瓦蓝的天空,满载着星星的小眼睛,照在我脑袋里那些羞于告人的隐秘欲望,浸透到我的内心,是那样的黯然悲凉和沮丧……

为什么?

我……因为当时我那个好友,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加入我们战斗队。我也曾努力过,几经协商,龃龉不合。队长说,如果你不与她划清界限,就别当这个副队长了。你瞧那时候多单纯,为了一个副队长,我竟把好友……我……我不是人……

老人打了一个嗝。

我默默地低下了头——那盆银丝花斜生出的绿叶子,正好映入到我的视线里。我的心一揪,真想问问银丝花与他的好友是否有联系?我咬了咬嘴唇,驱走了不合时宜的念头,想给老人

留一点时间,让他多瞅瞅。

不出所料,老人眯缝着浑浊的眼,直直地盯着那盆银丝花
.....

人,真的是很奇怪。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很可怜这位老人。
老人可能看出我的踌躇,立马开了口,小赵,我是个很坏的人呐。

我不敢再说什么,只是瞥了老人一眼。

老人心领神会地说,我们从北京串联回来,像贴了金子标签,昂着头,挺着胸,谁也不服气谁,你拉我拽,想自己立山头……还是队长动作快,立马将永红战斗队改为延安战斗队后(我还是副队长),要组织二十几人到延安圣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蹊跷的是,这次队长与我说我的好友也要去。听了这话,我的脑子嗡的一声,脚步趔趄,站立不稳——想起我从北京串联回来,好友躲躲闪闪,那迷惘的眼睛,分明告诉我,她对我似乎分了心,而却与队长客气起来……即便这样,我还是痴情地告诫自己,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亵渎和侮辱我的好友!于是某种感情上的威力,或是模糊不清的爱的威力刺激着我刚要伸出拳头戳队长时,意志的威力将我的拳头拽了回去。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把心里的怒火吞咽下去。可这怒火像条炸药捻子似的埋在了我的心里……

说到这儿,老人喘了口气,似乎想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我也忙给老人换了一杯热开水,希望这热开水能缓解一下老人激动的心。可老人像是把自己完全拉回到当年的漩涡中,眼睛怒火迸射,只是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嘶哑的声音亮出来。